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七

神道碑銘七首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林公神道碑銘



天順丁丑 英宗皇帝既復位廢政更新尤重守令之選有
詔吏部即廷臣中推擇其人於是刑部右侍郎林公以監察御
史得知鎮江及行特命陞辭如方岳官禮更召至文華殿親加
獎諭復賜宴闕下且給楮幣為道里費皆異數也公感激奮勵
至則數舉善政專以安民為事故吏部尚書崔公方巡撫其地
欲別鑿運河以避江行之險公不可曰古運河固在可即此浚
之非特省民力而已用其言時皆稱便公既不以簿書自懈而
尤謹於禮法事上甚恭不為時俗趨諂態文移偶誤或令自劾
免罪卒不從其自持如此在郡五年民晏然以樂巡撫都御史

劉公以鎮江不足勞公治奏更蘇州去之日父老送之爭願畱
公履懸于府門公謝以非禮乃已蘇事劇公精勤益甚訟牒滿
前剖斷緩急各有次第有好訟者故淹之獄中以困苦之既而
事簡以其暇日入學宮進文士講業若無事者公既望重于時
父之人皆信服曰公非俗吏也 憲宗皇帝之初以政績暴
著特擢江西按察使江西訟益多治之悉得其情嘗有犯大辟
賂達官求生者公不為動執之愈堅俄有廣寇踰嶺行劫贖之
龍南信豐二縣勢熾甚同官方欲為避難計公慨然約武臣調
兵勦之寇聞而遁廣信人妄傳妖神誣惑鄉里公寘其魁于法
仍滂諭其衆傳者遂息進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政令所
及人益訟其賢 朝廷知公可大用召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屬
吏素知公名爭自修飭雖寮長亦嚴憚之丁內艱去任吏部計

公服闋數擬進用竟改刑部右侍郎持法平正屢與同列忤
權要請託不行積怨已甚亦不卹也偶被疾少間猶夙興而朝
退而治公事如常時其勞瘁已甚竟以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八
日卒享年五十四公貌莊重眉目秀偉望之聳然平居對妻子
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性更孝母夫人嚴厲聲色稍不和輒跪
以請罪延接士大夫禮度雍容見後輩可教必加獎進後多顯
于世自少嗜學公暇輒手一卷不釋凡古人議語往往成誦作
字雖率爾亦楷正不苟為郡多正繆俗鎮江祀漢隱士焦光為
冕服象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為非法始易去至蘇且易從
祀孔子諸賢塑象為木主及秩鄉賢祀典次第先時歲迎春于
東郊百戲前道觀者塞途公悉屏不用識者以為合禮公諱鶚
字一鶚其先為莆陽林氏出唐金州刺史嵩之後五季徙台之

黃巖今黃巖縣為太平縣故為太平人自宋歷元業儒不顯入國朝子孫始出取科第多為名宦公之曾祖諱養民不仕祖諱廷瓚父諱純江西湖口縣學訓導祖父竝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妣章氏妣趙氏竝贈淑人生母程氏封太淑人配王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萊先卒次薇女二人長適鄉貢士趙崇賢次適葉聰公之卒 朝廷既遣官諭祭治葬如制後十六年復命其子薇為國子生於是薇來告曰先人墓道未有銘文敢請寬自為諸生蒙公知愛公之平生實知之謹述其大畧而為之

銘銘曰

惟林之先世家于閩曰刺史高實為唐臣道遷黃巖隱久而發乃多聞人顯靡崇不之至于公力學自許有光其先甲科繼取公在家庭為暗父兄舉動有則昆季是程公在 朝廷為

史忠言屢陳不舉細事公在州郡為賢牧守自潤及蘇興者一口乃長藩臬乃佐秋臺 天子曰噫曷遲其來來則遲矣其逝何速孰讞而明國有利獄人亦有言公非法吏儒雅有文恭謹有禮公則已逝不逝者存歲月愈邁賢名在人美謚不加有司之失何以發潛史氏有述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蕭公神道碑銘

弘治庚申南京工部尚書蕭公以老疾上疏乞致仕上知公賢不允所以慰留者甚至閏二月疏再上其詞加切始允之特 命乘傳還鄉仍令有司供食役之用從厚亦異數也公望 闕感激曰老臣死且至矣 恩典若此將何以報之抵家之明年疾復作竟卒實辛酉三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公諱禎字彥祥姓蕭氏世家吉安之泰和為著姓邑中稱仕族入

國朝仕者不絕然無甚顯者公幼失怙生有高資能自奮於學
期必取科第游學于外族人有隸尺籍于蜀中者往依之學成
弟子多從受業然益困無所遇憐然西歸舟行峽江偶隨深淵
中自分必死矣忽若有物扶其足而起適得漂櫓負而登岸人
異其事謂公後當顯竟以儒士舉于鄉天順甲申遂登進士第
成化乙酉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已丑陞湖廣司貢外郎治
獄明決爭訟者一訊輒得其情據律剖斷庭無留獄人皆稱之
壬辰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巡一道明決如在刑部時所至郡
縣興舉廢墜尤好獎進人才敦勸民俗不專以簿書為事俄苗
寇竊發詔出兵勦之文武大臣或不相能公適以事在軍中
曰自古未有大臣不和而能成事者況用兵又事之大者乎
反覆開解大臣感悟寇卒平公當紀功則何以婦女首級微功

者辨其偽斥之及奏捷加四品俸吉王建國長沙公復督工
役一時夫匠被人擾害者賴公以安巡按御史累奏公治績辛
丑擢本司副使丙午再擢按察使於是蒞湖廣者歲久治績愈
著名益起明年遂遷河南左布政使至則宣上德究民隱尤不
肯以公錢曲奉權貴人人以為難戊申為今上初年會陝
西缺大臣巡撫朝廷即以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敕
得以便宜行事陝西當凶荒之餘民初復業公如意安輯流移
者益至乃內務蓄積外為備禦兵民晏然西方殆無事歲當慮
囚得可矜疑者悉置輕典奏上囚多免枉死公作全命錄以著
朝廷欽恤之意然是時一裨帥犯法素有聲勢為請託者多卒
論如律復以平寇功蒙恩有文綺寶鈔之賜辛亥遷南京
工部右侍郎甲寅改刑部丁巳始有工部尚書之命南京為

舊都凡壇廟宮闕城垣橋道歲久漸圯修治無虛歲公計夫匠量材物役用必當未嘗妄勞費權貴人有乘時求利者往往無所得每土功告成輒蒙恩賜以酬其勞上將久任公甫三年則公以老疾去而卒矣曾祖廷翁不仕祖維翰考楚紳皆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母萊氏母羅氏皆累贈夫人公有兄二人曰彥亨彥清俱出前母歐陽氏及羅夫人生公憐其幼弱析與田產特厚後夫人卒公尚少悉讓還二兄取舊券焚之親黨若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而下率譽公以爲不可及公壯且貴痛念父母不及祿養過塋域輒慟哭如物喪念叔祖志翁無後塋域蕪廢爲修飾而歲祀之居家作敦本之堂及置祭田以供合祀祖先之費至於處宗族待故舊其心必歸於厚也若其歷官四十年田廬僅足服食不侈於物無所

玩好公稍暇惟讀書賦詩而已其德之儉又如此娶同邑太原周氏累封夫人有賢行爲公屢納妾無子公乃以兄彥清之子弼爲後弼以公蔭爲國子生孫男二曰益曰善女一許嫁曾某公卒後弼來告哀上復念公諭祭治葬皆如卹典將以壬

戌某月某日葬于里中杞塘其地公所自擇也今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工部右侍郎張公皆爲公同年知友弼往告曰先人於法得樹碑神道敢圖所以刻于石者張公乃爲狀授之而戴公則率之來請予謝無暇而請之益力爲序而銘之銘曰

古有蕭氏著稱于時昔自瀘源徙家龍陂延歷數世如木分支載培以溉始大發之惟大司空爲時偉器孤童業儒志向已異臣學有成豈假人致登名賢科起家即吏法家者流刻而少恩衣衾勿誤如切吾身歟歷所至濟以慎勤凡吾所馭莫匪斯民

名與祿崇德及位顯畱務則多志克大展疇咨若采古難其才
工役屢成山有餘材西望大江浩然去志公身可扶何隔斯世
帝念老臣 恩典嘗頒不終享之已甚其棺陳其牲醴治其塋
域 邦國之典郡邑之職嗣續有 喪服纍然以弔以哭賓客
連連 國無耆俊鄉乏名賢何以考之刻石于阡

明故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

參政致仕祝公神道碑銘

祝之先蓋以太祝之官為氏或曰出黃帝之後以國民春秋時
稍見於鄭衛漢有九江祝生宋多名士而江閩最著逮元有曰
碧山者自松江來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經歷陞平江路總管
英邁有文卒葬吳中子九鼎遂著籍長洲九鼎生子潛子潛生
景章皆不仕景章生煥文材敏行修在 國初以瞶疾不在察

舉惟務樹德是生公公諱顯字惟清少有大志以治易名郡
中為諸生師然不喜躁進有司屢勸駕輒不行宣德乙卯領鄉
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己未乃登進士高等時 詔大璫察進士
中有聲者四人教內書堂小豎衍邀公入閣下公初未知其故
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畱之公不應而出既而選授行在刑科
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訐人閨門曖昧嘗受 旨密
祭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某巨璫以
密旨所建詞色倨慢公不聽立請毀之丁卯副駙馬都尉石公
璟封荆世子及都昌王二妃無幾丁內艱歸適有土木之變
景皇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不奉 詔服除乃復前職尋陞
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專督糧儲時大寇之後倉府空竭飢民流
散而兵輸方殷公晝夜規畫招亡拊存因時立制凡征歛出內

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皆給由是廩庫充實朝廷
不他遷 賜誥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 本司右參政
仍專糧事如故公以晉俗少文思振以儒 舉禮義興學校無
所不至臨汾陽曲二文廟聖賢塑像印金元遺制左衽乃更正
之為文釋奠以謝不虔臯陶祠墓在洪洞其傍近地里傳舍舊
皆以神名名之乃葺墓建祠題曰有虞士師祠而禁止觸犯入
作二賢祠于聞喜以祀裴晉公度趙忠簡公鼎新明道先生祠
于澤州以伊川先生及郝左丞經配廣選俊秀以充生徒下教
周密大意謂教人與治人不同貴在隨材成就必令條品資質
以為程課庸下者毋強以文辭第使學書讀律異時不失使任
正冠服飭威儀勤察試親為講授諸生呼為祝夫子而不官後
多戎名為顯輔者公吏學精甚律令條例通練如指掌疑情滯

獄立能剖決而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天順丁丑汾州妖人
亂僭稱李天王年號天福公間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
戎服馳赴之既至賊就禽纜十六人餘皆脇從而所攀援逮千
餘人三司皆不敢簡別公曰千人同謀胡不待聚而遽發且吾
等既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善邪不可眾曰然則 祇應以盜聞耳
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為哉因上規免尤不可也 乃以十六人為
謀反已行上奏得 旨一如公議嘗監決崞縣囚七人令先詣
御史錄之謂已允當至公道諭諄復中二人因歎泣更鞠得其
寃以語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道囚脫死公移 疾以緩之御史
來問疾公曰某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 御史悟乃論囚
減死襄陵某申贅壻後生子已而甲與妻子悉死遺孫鞠于壻
迨長爭財交訟二人皆鬻悍多歷年所不決公 至不施鞭撻令

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制足以當撫孤之義然由孫之鎡基乃始成善賈之功若必欲直於官徒廢業耳吾今為若翁定之因令籍其產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遽前拜曰公言是其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壻曰文果非邪壻曰非也孫曰文數年對官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文知其非某獨不知邪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校公為立帖籍畀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巡至惡子又誣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寃不難雪吾恐其雪寃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今為處之因論徙民於他地而置惡子於邊徼莫不稱善且他政類此不不殫紀凡周巡道里之間往往駐車延問民瘼封部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宅里祠墓遇輒登臨謁蹕賞

弔吟賦風流粲然居大參又七年年用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者俊勝集若徐武功有貞劉愈憲珏杜東原瓊輩日相過從游衍高風雅韻輝映鄉邦歷二十年而公最後乃卒時為成化癸卯十二月戊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在給舍藩省皆得推恩其親父累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山西中政司左參議母王氏後軍都督府都事士達之女贈恭人配錢氏靖安州同知鑑之女鄞縣儒學教諭紳之姪女封恭人子男一人曰璫即武功之子壻也女三人皆嫁宦室孫男一人曰元明曾孫男一曰續縣學生女一人公平生篤於人倫兄沒嫂寡買田養之錢氏無嗣命室祀之閨無妄媵庭無譁言作為詩文體尚豐雅而理致典厚所著有藏修登庸旬宣歸田諸藁別號侗軒通為侗軒集若干卷尤善談論援經據史貫串今古聽者竦服與幼賤鄉人語則

莫非孝弟忠信檢身利物之事平居動止有常所御器物雖微不苟廢瀕卒遺念不忘 朝廷高朗令終信邦國之大老也既卒允明奉葬於吳縣之橫山後十年而允明舉於鄉屬者會試京師謁寬請銘公墓道之碑惟士百行公多具之而其所長尤在知人獎掖後進素志亦以此自習寬之在家食也荷公之知特深每過為期待比竊祿于 朝別公者逾十年中間僅一歸侍公教者不過三四見其體履康睦耳目不衰揮毫談飲不殊曩日而子孝孫秀承侍左右加為公慶之以為其情適氣和宜享上壽迨別去每詢鄉人無異語者而今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允明且示侍御杜君子開之狀少卿李君貞伯之誌書既詳矣緬懷今昔不能自默勉復書以歸之俾刻諸石嗟夫天之報施每信而羸公之立心行已輔世澤物德學功名則既盛矣享有

諸福亦不薄矣稽之人質之天無所弗合以是論公亦有以達幽明而信久遠矣至於餘慶所鍾寔在嗣續今允明文名甚盛他時有所建立則公又有不待斯文而永者矣銘曰

有偉祝公瑚璉之資昔在 先朝奮起乘時給事 廷陞分牧藩維內宣耳目外拊瘡痍既庶既富而復教之虞有穀芻家有書詩禮典興行義澤弘施郁郁文風鄒魯同歸學既士先材亦吏師明刑慎獄民不能欺活爾垂死殲厥渠魁胡汝晉人受賜維私解組歸田吳山與魏遐壽令終諸福無遺人之云亾繫我之思匪獨我思後進之懷公王汝成心若調飢有施而報在此孫枝載掖其立世美永貽令聞不已式視豐碑

明故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神道碑銘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以疾卒于官 上聞訃遣官諭祭

命有司造墳安葬如制兵部給舟載其柩還其鄉友大理寺丞
吳君道夫以其子斯可等尚幼爲經紀其喪且謂公官三品既
荷 朝廷卹典之厚於制亦得樹碑神道刻文以示久遠他日
斯可乃奉禮科右給事中王君文哲之狀從以兩僕來請予曰
公吾之同年也昔者往臨其喪念其孤寡累然涉江湖數千里
而還方恨無以相其喪況以是爲託乎即諾之既數月予以病
在告又念公葬當有日乃發狀而叙之公諱裕字敬昆潮之揭
陽人曾祖大訓祖瑤皆不仕考胃以鄉貢士授廣西武緣縣學
訓導後以公 恩累贈至通政司右通政妣袁氏封太恭人公
幼穎悟強學善記十歲能屬文稍長入縣學有名諸生中成化
戊子舉廣東鄉貢明年試禮部不偶入太學時吏部尚書耿公
爲司業每試輒見稱許名益起四方舉子多錄其文以藏壬辰

登進士第甲午授南京戶部 貴州清吏司主事旬餘丁武緣
憂服闋改戶部廣西司監督京倉通州倉糧踰年再差徐州皆
敏而勤慎出納無滯丙午陞本部山東司員外郎於是耿公在
吏部素知公會文選司缺員外郎即以公調補明年陞稽勳司
署郎中未幾遇例實授耿公既去任當弘治戊申 今上御
極召三原王公代之益加器 重復調公文選司時王公負天下
重望力欲清選法異時僥倖以進取者一切罷去公夙夜盡職
能承其意凡擢用人才務合公議而小人多不悅者公亦思避
怨謗求去庚戌擢右通政專 督武官 誥命事既清簡不勞而
治因念其母太恭人老于家癸乞歸省既至侍養方樂而太恭
人俄下世執喪盡哀復入京以例領檄守制服闋還任己未始
有太僕寺卿之擢公居官方以安靜自守適胡虜數入雲中寇

掠邊將議出師顧馬多病死癸乞甚急公日坐堂上選閱至發
數千匹不足更出庫銀數萬兩往市當是時公已嬰疾復治馬
政過勞疾益作凡再上疏乞休致 朝廷率勉留之已而疾劇
竟卒辛酉四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
葬邑之某處公娶同邑許氏贈恭人繼娶東安許氏贈刑部員
外郎瑛之女封恭人男子四長即斯可次行可際可學可女子
五長適謝天經次適林嵩俱縣學生次許適姚明清餘尚幼公
性度寬綽與人處更和易杯酒相對醉輒忘形素不尚奇詭之
行然兩家宰皆一世名臣公為其屬受知信任亦足以知其為
人矣蓋狀云然為之銘曰

太僕古官見周周命后聖攸資曰僕臣正厥後失職惟以馬政
漢興設官修馬復令循至于唐閑既益盛惟公早歲出由甲科

南北郎署歲月久磨論其勤勞銓曹為多和而不隨平而不阿
冢宰倚之黜陟無煩翔集銀臺起領太僕比檄戒嚴戎及馬畜
選閱日勞整被監牧師出雲中萬騎馳逐邊功則成公病不祿
惟 帝至仁軫念僕臣 錫以卹典責其塋墳公則公矣厚
德未淪衰服在喪幼稚誥誥祿位有餘尚遺後人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受 敕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廬鳳四
府任甚重也弘治戊午漕事既成乞歸展墓明年至家疾作遂
不可起時二月廿五日也享年六十二守臣訃奏 上悼念
命官祭葬皆如制他日其子琪遣其弟珏走京師奉公同年南
京工部尚書董公狀來乞墓文惟公才力精疆 朝廷方倚以
重任一日遽失之知公者方相與痛惜予交公且久又以文字

為職忍無一言以述其平生乎乃諾而叙之公諱蕙字德馨姓李氏世家當塗祖順為刑部主事以事出為南雄府經歷得孫于公解即公公生再基歸家幼則穎異知詩律人號佳子長入郡學受經天順壬午登鄉舉成化己丑會試列高等 廷試蒙賜進士出身觀政大理寺明年會給事中缺吏部慎選其人以充公得刑科居數月適京師米貴 詔發倉儲五十萬石分官監難以平其價民擁道不時得米公泄通州倉設法以給難者人皆稱便才名始起後再偕中官給賞軍士衣布等物能革宿弊仍條陳給賞新格以上 詔行其言戊戌丁母憂服除還任壬寅擢江西布政司右參議時有中書帖勢挾檢人徧歷南方索寶玩行至江西公抵任適三日方分守南昌道以公偕行列郡公言民窮困激之恐生變中貴聞之斂威一時民不大擾者

公之力也歲滿分守嶺北更守湖東斷事皆如神民益稱頌在湖東時上饒饑民數人乞米十富家不得遂強取之郡捕其人以強盜論公曰此輩迫于饑出不得已耳然悉薄其罪恐長亂不可持罪其為首者餘從末減獄始平後四年南贛盜發巡撫大臣議發兵勦除以公舊有善政服其民且熟知地形險易檄公行公至令駐兵芟縣白丁大臣曰前許諸盜自新此舉非詔意今宜招撫之使不從用兵未晚也用其言賊黨相率散去惟獲渠魁數人戮以示戒而已事 聞蒙厚賚弘治戊申擢本司左參政有薦公才可大用者遂擢山西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初司中公文出入吏以緣為姦莫能窮其故至則痛治之而姦弊始息既乃因俗為治惠澤多及于民有畫象以奉之者癸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 朝廷以漕

運事弛當易其人僉以公可用遂轉左副都御史兼巡撫四府
故事天下巡撫官凡有利弊具疏奏上歲八月畢至京會議後
其地或有水旱盜賊等事多不至惟總督漕運者至如常公前
後所上二十餘疏得與部院諸大臣面定可否事多施行軍士
困于運輸者方幸稍蘇 上知公果可大用特拜右都御史
以褒嘉之而俾總督巡撫如故公具疏辭不允更遣中使 賜
以寶鈔羊酒以勞之人以為榮遇蓋又二年不意卒矣公為人
疏達明敏遇事能變通用法務平恕入仕三十年尤以廉謹自
持人無可議者居家事母孝母病必躬扶持久而不倦待二弟
有恩季父異爨已久後公稍貴復請同居養之至人有德於已
雖在幼時終身不忘其心之厚子如此平生喜交游好吟詠與士
大夫文翰往來動盈卷帙有粹英集藏于家公之祖順父翔並

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某氏母蔣氏妻陳氏
茲累贈淑人繼配姚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 垣郡學生次珙太
學生女二長許嫁黃某次許嫁劉某皆武臣 子孫男二人以卒
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采石之馬鞍山下命翰林學士南昌張
公知公尤深者既為銘納于墓中矣此復最其事行為神道碑
銘銘曰

古燕建 國既越百年 國之供億寔浩且繁河渠再鑿以浮
以沿漕舟畢集開府督馬有美李公召自方嶽入總留務京儲
是度 帝知其才漕事有託兼付列郡俾究民瘼勤勞于外
公曰何功行視太倉粟陳而豐撫循其衆公曰何德行視萬夫
人偃而息奏疏屢上匪為其私食足人安臣志在斯 帝察
其衷益增其秩公曰何能惟下之力 恩苟備施臣則以懌采

石有墓墓木已拱乞歸燎黃二世沾寵孰知九原公即繼踵才不盡施而志亦賁士夫之論小人之思思公之惠曷止萬口自江之西及山之右昔在韓滉有聲于唐公盡其才亦尚可方惟其不亡託此以揚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神道碑銘

公諱瑗字大王姓陳氏其先陳州人也後徙太康元季兵亂再徙祥符至公之父官濱州以漢藩誣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幼以奇童稱年十二弄筆為舉子文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遂登鄉舉成化壬辰擢進士第丙申授戶部江西司主事丁父憂服除復授本司丁未陞廣西司貢外郎弘治戊申署山東司郎中庚戌實授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左參政丙辰再陞福建右布政使丁巳轉江西左布政使戊午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南京糧儲用遇恩詔得賜誥進階通議大夫其履歷可考者如此公始居戶部已稱清慎方廷議以鹽法壞部中舉公往治其事搜摘弊端一時權貴侵奪民利者始皆知畏畿內大水奉詔行賑卹令飢民獲濟已而上疏陳十事其間言權貴役民之弊尤力名始起部中參政江西不以其俗難治施威于下適建親藩尤善規畫工完省財力鉅萬官民感其惠者至今猶能言之在福建時事有利弊與同官以漸興除不肯專主嘗以文移有亂直者狃不能辨他日廉得偽印十餘皆出老軍吏手擒其人悉置于法閩城中故有渠通潮汝縱橫如井形湮塞六十餘年有司樂于因循公始役民浚之仍伐石甃隄凡十餘里舟楫通行物貨自致民以為便入轉江西民識公者皆喜曰是故陳參政耶始卒即除民疾苦數事先時有橫取于

民者為委曲裁處上下無怨且謂比歲盜賊不息實緣民困於
征輸所致為力均其租稅民方感化而公已召為都御史矣蓋
南京百司諸衛糧儲出納月以數萬計江浙湖廣例有方面官
總督歲或不時至公必移文促之務使事集自京衛烏龍潭至
江北鳳穎諸倉創置歲久朝廷特設工部主事一人專理修
葺然功不大施仍就朽壞公至視如家事旦夕規畫凡重建若
干間皆堅固可久其功績可紀者又如此公居官不以威嚴臨
下至于待人和厚可親故所至事不勞而治自其父謫居後懷
念汴為故里公嗣其志竟遷居之少承家訓及故興化太守岳
公在天順初從內閣謫居于甘公嘗受學蒙指教為多於官
學之道固有得也曾祖曰彥良不仕祖曰景文父曰敏濱州學
訓導竝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韓氏妣金氏竝

贈淑人配巫氏贈淑人公無子以其姪宋為後以弘治庚申八
月二日卒于南京公館享年五十九側室孫氏與宋既扶柩還
汴宋來告哀于朝蒙恩命有司諭祭營葬乃擇卒之又明年
某月某日合巫淑人葬于祥符縣某鄉某里而故祭酒劉道
亨先生既志其墓矣宋復持狀來請銘于神道之碑蓋道亨與
予皆為公同年義皆不得而辭者銘曰

漢有德門文範其人公出後裔始家于陳後再徙家去陳不遠
迨寓西陲家益不顯公生數歲迥異群兒覽書成誦以文為嬉
內訓外授飫于官學抱藝入京遂與衆角既登甲榜乃列戶曹
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其緒已見及擢大藩而事益練
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維時建
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母之居則易使去則有

思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于朝三任莫久內臺之副為古
中丞界以畱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升龠韓滉在唐國計
有託計工儲物于斯一新素餐無補公猶有云生居邊方習見
戎虜尚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者
則哀 朝廷念勞卹典不薄有祭有葬有司奉若爰念故里竟
還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慎不取既見其人亦
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可見者此揭于高墳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鄧公神道碑銘

國家有碩德偉度勤勞于外大臣一人曰都察院左都御史鄧
公其諱廷瓚字宗器岳之巴陵人也公生有美質穎異過人稍
長游縣學居諸生中落落不喜為齷齪行人已竒之景泰丁卯

年甫十八登湖廣鄉舉甲戌擢進士第明年授知浙江淳安縣
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
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
且上會公丁嫡母楚氏憂不果服闋為成化己丑遷大僕寺丞
貴州新設 程藩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
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
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
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上司
以公治績異等文章舉薦吏部以民夷方安公治宜久任以慰
之九載始擢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提督農務兼管水利弘治戊
申再擢本司左布政使特踰年耳明年貴州缺大臣巡撫朝議
以公諳其土俗為宜奏 上允之即拜右副都御史奉 敕

行俄丁母戴氏憂服闋適貴州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仍敕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尋改巡撫提督如故公初至遣人

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

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

京悉斬于市寇既盪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蕉設二衛所屬人元

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

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

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陳十一

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

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初公遣養子夔之子

乾馳入京報捷 朝廷既授乾以錦衣衛所鎮撫即下 詔褒

公有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之語遂 進右都御史貴州

既無事召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

公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

務兼巡撫之寄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

是益思以安靜為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舉薦以勵其餘或不職

特去其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于民毋

徒費也顧群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

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

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

于郴州為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遣

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種以為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

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壩大桂諸種作

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飢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

景光輩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亦無事而公出入溪谷衝冒瘴霧則亦病矣乃上章乞歸甚懇 賜詔勉畱特遣醫往視仍進左都御史以酬其功又三年 上知公久勞邊務召還復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疾卒實庚申六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公少孤事二母盡孝待其弟廷璋廷瑞友愛備至自為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施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曾祖諱成祖諱華皆不仕父諱昂華亭縣丞祖父俱贈資政大夫右都御史祖母謝氏母楚氏戴氏俱贈夫人配潘氏崇仁知縣公源女繼龍氏平涼主簿添麟女俱贈夫人子男三人俱早亡於是公計至上悼惜特贈太子少保謚襄敏仍 命有司祭葬乃以壬戌某月某日葬于縣東南新城之岡今兵部尚書劉公時雍鄉人也

念公之沒無後具狀率夔來請銘于神道之碑惟公為一代偉人嘗竊敬慕而公亦不鄙數致書問予愧不能當也既感公德而劉公之義尤足重者乃不辭而書之銘曰

岷山導江匯為洞庭傑出鄧公壯此巴陵公起甲科少展其志為令若守政亦無異去任無幾民知有公呼父與母棄我孺童攬居東藩席尚未暖來既不速去則不緩我力惟弱我才豈優加以顯秩託以遐陬公曰荒服莫非王土不有威德以禦以撫撫其柔善禦其強梁漢有其人馬援祝良瘴嶺霧江移此以治帝有深仁仗公再施佚此一老切于 宸衷欲安遠人無踰于公南有畱臺終老有 命邊事又勞而公則病公卿比肩林立于朝 上不識公黃髮已凋治裝在門考終于位訃至輿嗟上下莫慰碩德偉度其人豈多世之長者孰障頽波身之有傳

不惟有後功在邊方是謂不朽

藏集卷第七十七

補遺

重修會通河記



水之利於天下國家也甚博且又益自禹治水功成任土作貢則壤成賦而其書每謹於貢賦所自入如於充曰浮於濟潔於揚曰沿於江海之類可見然每州皆曰達于河者以當時都冀而冀三面距河也夫曰浮曰沿皆指舟行水而言若夫車轉之法未著至漢都關中始穿渠引渭以漕關東之粟其後又引汾引河以漕又其後通褒斜道其道自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司馬遷作河渠書實載其說然車之任載少而其費倍蓰於舟所不必計者邊徼陬隄之地當用兵戢守人固負擔餽糧豈特車轉而已而國都供億不可勝計建萬世無窮之利者雖穿渠引水歷歲不休亦佚道使民所當然者

况因前人之功以成事者乎蓋今東南歲漕粟四百萬石達于通州以其什四貯京城而浙西數郡別漕入 御府以及供百司庶官所給者更數十萬石城下古有運河元太史郭守敬精水利建請宜棄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經瓮山泊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合入古運河時用其說就河置牖七距牖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閘以過舟行水人以為便歲省車費若干萬迨其季世江南貢賦既絕 國朝且屋其社無事于漕者更四十餘年河廢不治益久永樂間 太宗文皇帝仍都于此已而命平江伯陳瑄主漕事瑄以海運道險初創淺舟為河運舟至通州所謂其粟什四與別漕數十萬石者率用車轉運卒既困及是或值霖雨車直更踴往往稱貸出息以完餉役而困愈甚於是瑄之曾孫銳襲爵世漕事疏請浚河以漕如前元故

事

上從之乃增修廢牖益為積水計功成而舟至

士女聚觀夫役咸喜其事若可久行者未幾雜然相傳以為

便猝莫能考其故竟廢不行至是或具河所便狀言于

朝請

勿廢

上以為然詔加修治仍命銳董其役歷數月而畢竊

嘗觀之元之漕由海道而來海舟鉅甚至直沽易以小舟始達城下今舟制差大而河益堙其旋轉往來勢必不利且河之上流多稻田耕者堰之其流始微水故難積真若不便者使比歲豐稔 國家閒暇置其所不急之務專事此役而復導其流無若田蚡為私計而委其數於天實萬世無窮之利也河初名通惠後更名大通今又名會通云作重修會通河記

重修京都城濠記

惟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七年肇建京都于朔方所以

臨御中國控制四夷其形勢雄其規模大其謀慮深寔與商之
遷殷周之作洛匹休于無窮者都城周四十里鑿壕廻環廣若
千尺深若干尺水自城 玉泉山而來道出 大內穴城爲門
於壕委之或時夏秋雨涼溝渠漲溢又爲水口於壕洩之其流
皆注大通河東南入于海既歷歲月堙輒加修於是不修者久
矣 皇上有詔發軍天四萬人命襄城侯 臣瑾工部尚書 臣
復領其事而以中侍之貴者監督之以成化九年四月十六日
功自西北隅始壩堰既築畚鍤並至人爲之伍伍分之地旁廣
下深一皆如制緣壕之堤有缺壞者則取客土築之惟堅旣又
築垣堤上以闌人畜之越入者凡爲丈八千三百有奇至於槐
牌橋梁之類廢則修治不計財用物 皇上重勞工役間休
息之越明年九月二日功始告完流泉清漣曲堤整潔樓 不

飾城郭若增而高輪蹄交馳道路若闢而廣京師壯麗不替有
加事 聞自督工之臣下逮後夫賞賚有差蓋當功役之初興
也有議之者曰壕之爲制凡以設險是舉也其守國之良策歟
臣聞之竊以斯言是矣而未必盡然何也今天下無虞號稱極
治雖在要荒之外皆吾衽席之上方將舉四海以爲限何事一
壕哉然而復爲是者則以京都 文皇帝建爲萬世不拔之
丕基也厥初經營亦惟甚難 文孫繼世時加修之惟知其
難故也知其難則推而及于舊章成憲無不由之監之者何止
一壕哉且姑訂一壕以窺 皇上之大德於汙濁之滌而去
也則凡宵人惡類必知所惡而屏之不留矣於壅滯之決而行
也則凡諍臣拂士必知所好而宣之使言矣於堤之築而能捍
也則紀綱必張而廢弛之患無矣於垣之築而能防也則禮度

必嚴而縱欲之事無矣於財之有用則不至妄費以傷其財於力之可使則不至輕役以損其力土宇於是而恢拓人民於是而保障此豈非無形之險也乎若夫漢水以為池長江以為塹視一壕之險大矣然人終得而渡之惡在其為險者臣故知神謀之不出此也臣備員詞林職在紀載觀功之既完也敢執筆以記

曲阜重修夫子廟碑

上在位之十二年今禮部尚書周洪謨為國子祭酒言夫子集群聖之大成前代率有尊崇之制顧國朝未遑舉行非其闕典詔下廷臣議特增邊豆佾舞之數行之太學以及郡縣凡歲時有事于夫子廟者其禮樂如制又專遣儒臣詣曲阜祭告朝野稱嘆以為盛事惟夫子廟自唐以來建于天下而曲阜之

西有曰闕里夫子之故宅在焉其廟則自漢已有歷代修建子孫世守罔俾廢壞至國朝武宗樂間兩嘗修之然特因金源氏所舊建弗稱今日所以尊崇之者衍聖公孔弘泰因請於上從之於是山東藩臬二司暨兗州守臣祗承德意

相與計財用召工役董治惟謹以其年月日興功某年月日功畢易腐補漏拓隘增卑規制煥然殊異舊觀疏聞爰命臣某記其事于碑臣竊聞道之大而不出於天而備於人其大要不外乎三綱五常而已是道也孰有守之惟吾夫子傳之其見於六經之所刪定贊修者是已後世之主得其說而行者皆足以維持世教而成允升大猷之治此本之禮所由舉也肆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武功既成成人紀以復知道所由傳而本所堂報也蓋嘗正嶽鎮海瀆一號於夫子則謂其明先王之要

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大哉王
言非聰明聖知者其孰能知之是以封爵仍舊而一歲再祀秩
於典禮甚盛若夫闕里則又二歲一遣人祀之尤所加禮至於
今上益加崇重禮樂之制行未幾即繼以此舉其心惓惓為
者豈獨私於孔氏耶昔漢章帝躬詣魯致祠作六代之樂大會
其子孫自以為孔氏榮善乎孔僖之對曰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甚嘉之臣不佞於廟之成謹紀其事
俾天下萬世欲觀聖德者於此有考焉系之以詩曰海岱曰
南維魯賜履曰有丘丘在魯之鄙丘丘降神屹然獨峙自聖後
先道則一揆若堯與舜其尤成矣人亦有言莫盛夫子夫子之
道至高且美流澤汪洋萬世以被世主報功益遠而侈廢以為
名秩以豐祀袞冕魏魏群賢列侍維魯有宅共王莫毀奕奕廟

堂于漢經始歷魏唐宋迄金

源氏式大其規久殆有候於

皇明建國十紀文教誕敷

遠自邇明聖得師維道顧

尊之崇之有樂有禮紛其羽

錯其簋簋謂此器數固恆仰

乃詔有司乃鳩役使乃伐

店乃削文梓並手偕作咸獻

技長庶重門崇簷厚趾剝落

完漫漶以玼革故為新眾目

視曲阜透迤帶以泗水鄒

宗前後崩施輪奐相望終古

他匪廟獨存維道乃爾

煌煌長賁闕里作此銘詩以

國史

重修都城隍廟之碑

凡天下郡邑皆有城隍有則皆祀其神雖最爾小邑無所謂城
隍者官亦未敢廢祀蓋以人民所止必有神以司之也而况京
師為天子所居有宗廟朝廷有府庫廩庾有百司庶職

有六軍萬姓其神當益尊其祀當益豐其廟不當益盛哉廟在太宗文皇帝之初號都城隍臨正統戊辰嘗修之今上之十年時和歲豐災沴不作上推神之默助而思所以報者

若曰朕惜財力非有益民之事弗用弗使惟是都城隍神保衛我國家厥功甚大廟久弗修何以報答神貺於是工官奉

詔惟謹爰擇吉日命良工木石並用丹堊錯施凡堂殿寢室廊廡門階缺折者易完朽腐者且勿堅漫漶者易鮮功既告訖神靈

洋洋如降如陟都人奔走有禮益應臣嘗觀前代當海內晏安國家無事君心漸移罔知儆戒則土木禱祠之事從之而起若

秦漢之君泰山之封梁父之禱秦一五帝之祠金馬碧鷄之祭杳冥茫昧求非其神以徼福于一身為後世笑肆我太祖

高皇帝受天明命肇定天下即正嶽鎮海瀆之號以一洗前古

繆妄不經之弊 皇上嗣統監于成憲非其神不祀于其祀必

敬而城隍之神雖古經傳不著然書曰徧于郡神神非郡神乎

又曰咸秩無文神非當秩者乎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

取財用也非此矣也不在祀典神之功豈獨山林川谷丘陵而

已乎所謂保衛我國家誠有如 詔旨之宜夫既宜祀則廟者神之所依也修之亦宜乃著其 麗牲之碑系之

以詩曰赫赫 皇明興于南服鼎遷幽燕如土如郊鄩董官綏衆

正位辨方包而絡之有城有隍其城維何廣矢百雉其隍維何泚矣一水維此都會民止于斯相其高深有 是司神之為德聰明正直以保以衛以殫神職維神有廟爰 爰依維 皇有詔爰修爰治燦然焜煌美哉輪奐工巧材良 還舊觀朝之奕奕妥靈揭虔神之來格有風肅然黍稷馨香 犧牲肥腓神享惟

誠不享惟物六沴不生百穀用成於千萬年 惟我 皇明

南京朝天宮重修碑

記曰萬物本乎天夫人靈於萬物者也物之欲報本者或見於豺獮之微而况於人乎然古之制自諸侯以下皆不得祀天而獨人君得祀之者以人君為天之宗子而萬物之至也後世道家者流乃獨創為宮觀以極其尊崇之意徃徃土木以肖其形袞冕以制其服擯主以侈其號表疏以達其詞至于俯伏跪起祀贊陳設其科儀之繁物品之富不可勝紀也為其教者多據名山臨福地而其蔓延之盛雖壤地遐僻莫不有所謂道流者居之 國朝 太宗高皇帝定鼎金陵寧有龍蟠虎踞之勝所以奠四海之民垂萬世之統者端在於是 宥有非前代區區所據之國所得而擬者方 高皇帝之始創天下也城郭以拓

宮室以造

祖

社以建民居以定官舍以繕倉廩府庫以完

路橋梁以修數千之間遂成大業至如浮屠老子之宮則吝不

出一毫為之書所謂不作無益以害有益者是也然 聖心倦

倦固未嘗一事不勤乎民亦未嘗一念不敬乎天故每歲首有

事于南郊其精誠所感風雨時若民物繁阜得以享其至治焉

一日 上意若曰朕敬惟天今民事方殷日不暇給不得朝

夕對越在廟以答大貺顧京城有故元之末壽宮在規模鉅麗

鮮與為比其改夕朝天宮俾司道教者體朕至意率其徒屬而

虔奉之既 賜名樹綽楔通衢大書三字以揭之而宮益為偉

觀矣凡四十餘年而 太宗文皇帝遷都于北仍建朝天宮

而號舊都為南京云乃成化某年南京朝天宮一夕燬于火其

不為煨燼者無幾守臣以聞且有以修復言者 上初置之

既而慨舊物之就廢念先志之當承爰詔道錄司某官臣某
往董其役然後復里勞民也特使勸募為之一時命下民庶欣
然咸願相助富者施財巧者効技遂以某年某月某日起功越
幾年而功完穹門洞曲路迂繞殿廡樓閣執若增高鉅費之
制一還舊日游其地者以為蓬萊方丈當不是過帝王之都
是宮維稱宮在京城之西全節坊傍附晉成陽公下壺之廟而
其後林木茂密回阜隱然有故所謂治亭此皆得不燬者也功
完復以聞有詔臣某宜記之碑臣觀前代之君致力神天
以為禱祠之舉有比比而是其於民事之所當為者則略之惟
是朝天宮高皇帝仍勝國之舊而不改作者固本於郵民
今皇帝繼皇祖之志而復修治者亦在於郵民者天子之
君以治焉者而郵之非敬天之大者乎是宜書之以永世系

之以詩曰金陵佳麗秀所鍾石城踞虎山蟠龍真人渡江萬
馬從白旌黃鉞開鴻蒙驅逐羯胡掃郡雄歟既得卜勝土中天
人俯仰精神通物繁民阜歲屢豐報答曷以昭天工睠茲城西
有僊宮錫之洪名致尊崇朕與相尋理則同畢方南飛一夕
空帝念舊物思成功修廢本隊當朕躬羽衣使者下江東有
役不煩大司農裹蹄鵝眼泉流滾北山剪伐南山礮搏填設色
並手攻玉樓翠殿高龍從亦有門無塗青紅美哉輪奐氣象雄
僊官祝禮數恭劔列星斗冠芙蓉或持琅玕奏金鏞鸞笙雙
吹白玉童帷中颯爽來冷風奚待西祀兼東封聖皇無為挽
淵冲萬壽高躡三皇蹤欽福錫民慶奇逢東瞻負嶠西崆峒茲
宮相與王無終窮

南京兵部尚書前廣平府知府秦公去思碑文

廣平爲畿內大府直隸京師非外省屬府比惟其地重執導知
府 朝廷率慎選其人成化十年舒城秦公以工部員外郎奉
命而至以清約自持濟以勤慎每日未出坐堂上吏抱文書以
公事咨稟必詳審可否而行之吏畏其嚴莫得容其私凡爭訟
者立庭下閱其情輕與誣者論使之去餘則召其所被告之人
爲剖其是非辨其曲直參以情律而斷之皆俯首心服無一人
稱冤者若死刑尤緩其期徃徃平反或從未減者尤多民有賦
稅以時徵收或遭水旱螟蝗之災卽具實以奏貧民旣得蠲除
亦不使奸民乘時作僞以虧田用民有徭役則視戶口多寡貧
富預定其等第載於冊籍及期而分派之無弗均者先時墾荒
民流移者由各縣多棄地爲里昏隱占所遺賦稅派人輸納究
知其弊遣人四出相視得地二千四百八十餘頃悉給貧民耕

種由是賦稅皆足其梳移者加意招抚至者五千八百餘人仍
給與舊地耕種免其雜役三年民皆樂業益自遠而至先時屬
縣孤貧者無所養始各令立養濟院人月給米四斗其死者又
立漏澤園給棺葬之至於倉廩空虛積粟有措置之法驛傳疲
敝市馬免侵刻之害施藥餌而疾病者得生勸資助而婚喪者
有濟尤重文教學校必葺而完生徒卒業躬自考校別其勤惰
莫不奮勵人材遂與科第始盛自春秋以來郡中多聖賢墓悉
加封護使人守視惟謹公之善政大畧如此公在任憲臣行部
至輒錄其政績奏于 朝及公秩滿將去民攀留者塞道至不
得行公旣擢江西布政司參政累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益三十餘年于此父老論前守必首及公曰安得有如公者
耶弘治十四年又得陳侯以刑部郎中至其爲政大率如公民

愛之曰何我侯一似秦公耶侯因詢公舊政如何父老猶能一
一道之其色慘然有泣下者侯曰吾其求文刻石以慰尔之思
可乎皆曰幸甚於是侯述其事來請予昔佐吏部獲與公為寮
友見公之謹厚端重心竊敬之然公未嘗一談及為郡時事至
是始得其大畧敢不書噫公則賢矣惟世之仕者多矜已之長
而惡稱前人之善者比上有如侯之有容者乎書曰有容德乃
大他日侯之善政又當有紀之者矣公名民悅定崇花舒城人
天順丁丑進士侯名欽字亮之會稽人成化丁未進士為予所
取士云轍系之詩曰惟昔任人莫善於漢循吏屢書見於史傳其
人何如其政何書赫上無求默上自居不使斯氏一朝驩虞吏
亦有言不失之誣月計不足歲計餘如堯如黃世豈終少古訓
不忘子民有道民親平易政尚休要率是而行漢人克紹曰我

父曰我師保去之遙遙傳之父老燕山北峙壯哉 神京分
畫旬服曰有廣平天子擇守惠此黎氓秦公昔來父老前迎公
戒僕夫六轡緩行吾官雖尊斯民勿驚惟此大郡吾治何能不
撓獄市惟靜惟清治之踰年政績何有獄無赭衣家有南畝豈
不徭役赴者恐後豈不征科輸者恐負孰褫衣冠孰所箕帚里
俗自淳士風自厚問何能為曰有賢守古之遺愛民不忍忘陳
侯避舍秦公在堂勒石示遠同垂耿光

補遺

匏翁家藏集後序

詩以詠性情文以貫道德立
身之純疵世多隆污之所係
也古詩三百篇風雅頌句載
國政民風之異唐虞三代典
誥訓誥公直帝王治天

下火經大法故誦其詩讀其
書而吾時吾人樂可相見也
降自漢唐其文其詩雜各
多表見回視夙雜典漢之
制也然亦倫何怪乎風類
俗降氣化之機使然也五季

亦足道其宗其儒輩出
矣曰詩曰文一以闡明義理
而視古作自闕一途矣宋
乎時之變遷文之益循而
吾人之名格殆與世亦頡而
莫之能遠也如是哉吾故

友其文定之少初游學校而賦
清純志趣超卓涵養端正
筆力雄健賦詩屬文即能
鄙畫塵俗且雖古人予也
叨陪研席同舍驕門出入
求友每見一詩一文心竊歎

異韶閤之自也已而禮闈
廷對果皆以冠自是入官
翰林登樞內相日惟文字
辱以爲職位望日益高製
作日益盛凡友朋宴會離
合之私君臣吁咈治化之

大形之既錄著之紀述其
雅音畢致山夕其宿澤必
底之極者亦止千篇而已
物方將憤樂忘老而无妄
疾作遂殞矣既葬之而又
明年正子中書舍人奭

與在後兄奎齋突黃院管
稿得公手筆存錄諸體
詩凡三十卷序記誌統之
類凡卅七卷自題曰家藏
集蓋將以遺其後人其精
力之有在物奭物或散矣

既壽之于梓以公平金去
厚莫予先也請序于
於乎兮之名編一者志示
耳字之至請至文予既去
之上而

期送政治下而父子兄弟

朋友載之金石碑板散見
於四方者至古孝經小學
人知傳續者為山遠是皆
費乎人情也乎理義渾
然治世之喜也非我
國家中用天運之隆臻治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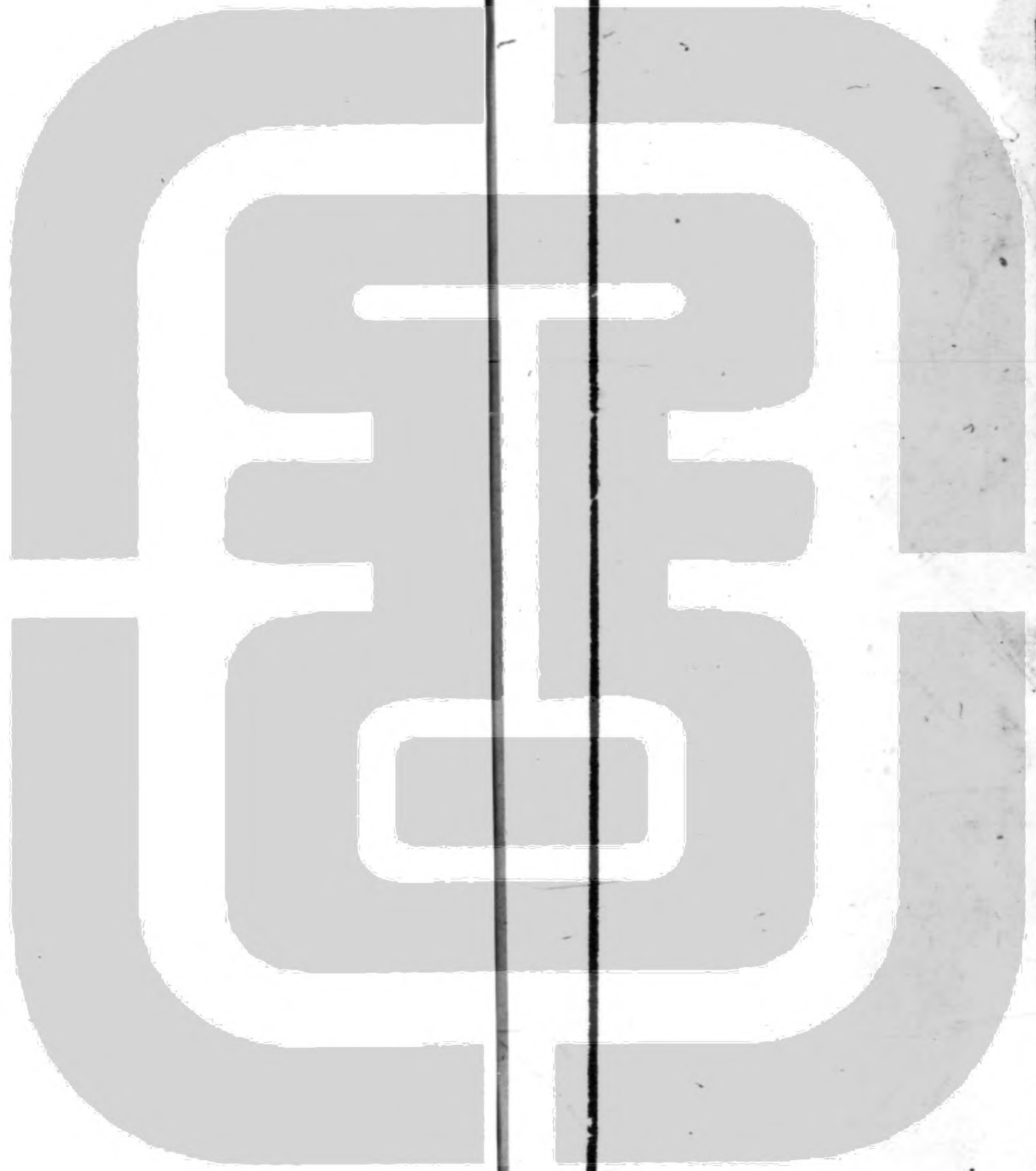
之美安得多是人而玉是
之耶是集也固藏之天
下藏之人，若也豈特家
藏乎哉異時史官采輯
當代文章求之珠淵玉
海以鳩

聖世之盛獲見三代之人玉
不在於是集也耶予不能
辭僭若也之序
正德三年歲次戊辰二月
月旦

士出身通議六上

心院右副都御史

三人瓜鍾德源書



書